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一峯文集 目録

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一峯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一峯集十卷明羅倫撰倫字彞正別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授修撰釋褐甫三月以疏劾大學士李賢謫泉州市舶副提舉明年詔還復原官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退居金牛山授徒講學以

終事跡具明史本傳倫與陳獻章稱石交然獻章以超悟為宗而倫篤守宋儒之途轍所學則殊明儒學案云倫剛介絶俗生平不作合同之語不為軟巽之行凍餒幾於死亡而無足以動其中庶可謂之無欲今覽其文剛毅之氣形於楮墨詩亦磊砢不凡雖執意過堅時或失於迂闊又喜排疊先儒傳註成語少淘汰之功或失於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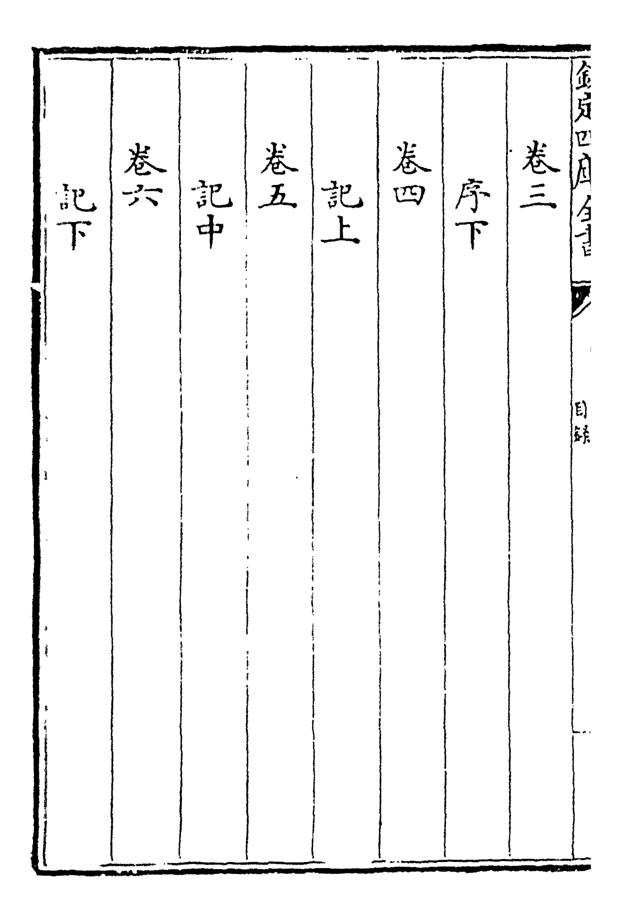
非外强中乾者比也後載夢稿二卷記夢之詞至三百餘首隱約幻渺幾莫測其用意所在亦文集中罕見之體以其人足重故得附本集以傳今亦姑仍舊本録之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一峯文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卷七

傳

跋

墓誌

謡

文

哀辭

說

一峯文集卷一

明 羅倫 撰

廷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與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歴指其實而言與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不

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與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與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内外熙熙然太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於虢叔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功高天下名並日月而不可及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其閒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為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高祖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

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朱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所以止於漢唐所以止於唐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此也臣每見前史見君有向學慕道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為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為君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稟天縱

聰明之資即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為
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為未盛迺萬機之暇進臣等于廷
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
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
屬國以增光祖宗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堯
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實
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靈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
文武之所學者為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

為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不學也
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某平
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
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
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之所學者告陛
下而自陷於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有未
盡芻蕘之言有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
今者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

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内語其大也則為父子為君臣為夫婦為長幼朋友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柢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為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則為禮樂為刑政為制度文為之具若綱之有目所以扶植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為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又所以

主於身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乎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此學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目無舉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

之禮館甥二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
舜之時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
化成刑于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
若昊天敬授人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
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鯀以治洪水命
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萬目之舉於堯
何如也察璣衡以齊七政舉祀禮而朝諸侯命四岳以
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脩内治服遠人命禹以宅

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臯陶以明五刑命伯夷后夔以作禮樂命龍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萬目之舉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實淫泆不視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罔遊于佚罔淫于樂而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其在禹也典常之率由彝倫之攸叙其在湯也舊服之載

纘人紀之聿脩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羣臣棫木思齊以嚴閨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服禹之跡或率乃祖攸行或鑒先王成憲或篤叙正父或對揚先命或率德以蓋前人之愆或脱簪以輔中興之治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訓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昇成

兆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邇聲色禹湯之學也不盤遊田緝熈敬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此堯舜禹湯文武惟能

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大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䇿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制其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由高祖之作則哉此其大綱可謂正也然其養民也

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其教民也坑焚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况兄弟不容兆於羹頡之錫封夫人同席兆於戚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兆於韓彭之葅醢先儒謂漢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能盡正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不事於詩書或溺於黄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土木神仙而聖

學也雜聖學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蹀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剌妃媢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攝兵叛其父臣攝兵叛其君婦駕其夫兄戕其弟豈不由太宗之作俑哉此其大綱可謂不正也然設府衛之法彷彿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卹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能舉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

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
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脩也先儒謂唐萬目舉
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
惟大綱不正而萬目亦未盡舉如此以其或蔽於異端
或荒於遊畋或錮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學也怠聖
學既怠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
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
磨神䆮之重一朝脫屣其厚勲舊也杯酒解柄終全勲

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扑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閫範也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害於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掾戈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雖不能齊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恥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也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脩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學校之制何如禮樂紛諸儒之喙視三代

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贓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濫此其萬目亦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以臣觀之黄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不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曰夜分讀書未免徒侈乎虚名雖曰炎暑談

經未免不關乎實踐聖學旣無其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又何怪其然哉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不講大本不立故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太祖之聖孝一虞舜之大孝周武王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壤建封諸王上衛國家

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一虞舜之敦叙九族周武王之時庸展親也覲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篤棐同一揆也覲其申明五常之誥則與唐虞之敦典庸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也大綱之正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互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出入也學校教民之制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治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

郡邑内設都察院以肅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制官之意庶幾乎古人六卿九牧相倡和也兵部帥府相繼於内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乎古人司徒司馬相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務宣和平之意而屏褻狎之習萬目之舉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聖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

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
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
綱目漸以倫斁百姓有不富屬國有不服而我祖宗之
綱目漸以乖張陛下嗣承大統于兹三年夙夜惓惓惟
此之慮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
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即位以
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於明人倫而人倫至今
猶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於厚風俗而風俗

至今猶未厚躬畊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於賓服屬國而夷狄至今猶未賓服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意者陛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為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治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于中憂形于色而惓惓之誠益有所不能已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

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令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諭則腹心無所託而下情不得以上通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腹心手足之義畧崇高貴重之勢名見不時咨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務為蔽欺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天下而無有不孚也閭閻小民忍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籍異財曾禮義之不

知死則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陛下誠能望陵興哀慕之悲慈養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夫嚴匿服之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也隔形骸而分秦越弟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藩籬幼或賊其長何有乎兄弟之愛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愛也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娶論財嘉禮啟貪鄙之風何有乎

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宮闈之禮申明婚嫁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也所貪者利祿誰同心而相濟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益落穽下石者紛如貽書爭諫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交也陛下誠能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燭擠陷之奸獎協恭之正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

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扉一開燕鵲駢集訣佞詭隨者名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風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訣之口奬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娼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綉金玉惟恐其不多姝色麗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

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由科貢之途者飾虛譽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幸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髡首黃冠充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毋惑於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黷貨載歸里閭稱慶

琴鶴自隨妻子怨讟此貪黷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無隱貪墨者必誅而無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百姓之失所則徵求極於錙銖而漏卮於寵倖之費苛斂至於毛髮而尾閭於異端之奉此吾民之困於賦歛者可恤也征舸貢艦動連千夫工匠輿臺延及數戶此吾民之

困於征徭者可恤也田連阡陌利累羊羔家雞圈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籯金飫鮮醉醲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胥者可恤也刦掠踐蹂雞犬一空脅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此吾民之困於饑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賦守令者民之父

毋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
横盜賊由此而起財用者民之命脈財用不節則以一
而科百因十而斂千賦斂由此而苛征徭由此而濫欲
重守令在於慎選科貢疏理胄監嚴勵風紀精立銓法
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絶異
端科貢既慎則專圖僥倖者不得以幸進胄監既理則
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有狀者不
得以幸免銓法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

不閑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禄私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邪怪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軍政之宜修則河套難復羌黠於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不常

驅之不足於兵守之不足於食此西方之邊事可慮也阻山川以為固結流民以為援鬼出神沒蜂屯蟻聚此荆襄之諸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兩廣之諸寇可慮也團聚山砦流俘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蜀之諸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脩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擇將帥足兵食內治不脩則根本不固恩信不立則人心不服將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

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脩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宥脅從綏降欵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絕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羣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銷脅從既宥則叛亂日懐降欵既綏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土兵既增則

兵力日振何慮僞國之不賓服哉夷狄之賓服自於上
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
以賓服之道則僞國庶乎可服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
嗟乎陛下惓惓於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惓惓勉陛下以
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人倫之
不明風俗之不厚臣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庶夷狄之不
賓服臣不憂也臣所憂者陛下之大本雖已正矣或不
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陛下之大學雖已講矣或

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陛下由臣之言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為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艷之色淫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辟側媚之言不足以蠱此心神怪佛老異端之説不足以惑此心沉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玩之物不足以侈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

是而可富庶夷狄由是而可賓服薄海内外由是而可熈然太和宗廟由是而可以永安神䲨由是而可以永保聖壽由是而可以永延祖宗列聖由是而可以增光二帝三王由是而可以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殫神以求正夫大綱舉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此臣所以欲陛下從事於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為博也

非鉤深致遠以為奇也非繡章繪句以為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治國齊家之要在於脩身脩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衍繹其義以進告其君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脩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格物致知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

是書也乃先聖之心法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惓惓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之於耳而不識之於心毋徒聽之於人而不復之於已毋徒能之於始而或忽之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宮闈深嚴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而列之屏幃或參以祖訓而銘之座右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

之而安以之而興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為有類於此者乎念念在此此念之外無它念事事在此此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是然後身無有不脩家無有不齊國無有不治天下無有不平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

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蹈其所惡夫豈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之療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於死者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勢如人受病非不枵然且大形猶人也內自心腹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為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

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為元氣以賢臣為明醫以古聖賢經史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為古方為藥石懼病之將深而預治之信任明醫熟閱古方深察脈理精擇藥石節嗜慾慎防護日調理其元氣急求病根之所在而剗除之則元氣日固於內邪氣不攻於外則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壽不如堯舜不

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為也及今不為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容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之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容邪易奸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

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繫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夭壽之所本也國祚長短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儆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則高大矣高大光明不在乎他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軾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

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奏疏

翰林院脩撰臣羅倫謹奏為扶植綱常事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頃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每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廷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

生靈愁苦風俗獘壞士氣委靡兵戈擾攘饑饉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為萬言書獻于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恩頋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寀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

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況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

寓惆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案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擲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擲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簡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

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

聲埀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它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它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

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鴟張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

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隨以圓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禄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禄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

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延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訓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

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膺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

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

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禄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館舍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

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

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懲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為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貽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獘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

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
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
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
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
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
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

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内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脱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内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子靦顔為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

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為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由加保護使士氣日振

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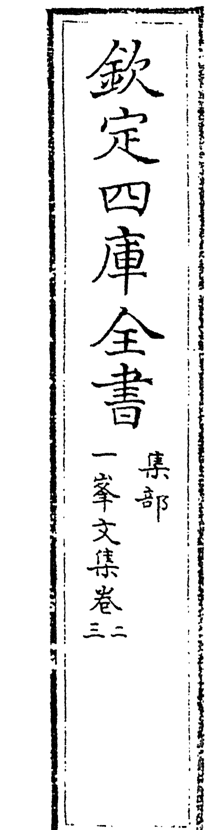
奏狀

南京翰林院脩撰臣羅倫謹奏為乞恩養病事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由成化二年進士出身欽除翰林院修撰五月内為建言事欽蒙調除福建泉州府市舶提舉司副提舉成化四年四月内欽蒙復南京翰林院前職臣一介微賤超受寵榮旋以狂愚罪當誅戮仰賴皇仁曲賜容宥尚加叙用尋輙收録此天地罔極之

恩慈父愛子之情不是過也若非草木罔不知恩臣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圖報稱萬不能一獨念臣命窮福
薄病疾連延元患吐紅誤為積熱屢服寒藥由此虛耗
積成内冷自去年力疾赴命日服醫藥暫得苟安及秋
之任抵冒熱邪輙發痰瘧到任以後諸症侵加頭目昏
暈四肢痹輭形貌雖人精華已竭實難任事叨冒榮禄
因於十月内告南京通政司轉送南京吏部行應天府
撥醫調治未見痊可本部勘覈是實於成化五年二月

内移洛吏部定奪緣前病日增加以左股濕痛若不陳
懇恐残軀難保後報無期伏望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德
終慈父愛子之情曲為矜憫容臣暫還田里尋醫調治
少俟痊愈隨即赴朝以備任使以圖報稱臣不勝悚懼
待罪之至為此令義男董鑑謹具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一峯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一峯文集卷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一峯文集卷二

明　羅倫　撰

序

送陳公甫先生序

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藴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與夫天生物也人為貴焉人之為貴也心焉心之為用也仁以居焉禮以位焉義以道焉知以出焉信以成焉以配天地以明日月以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岳以綏萬邦以蕃草木育鳥獸大行為伊周窮居為孔孟不其大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先生不欲富貴而欲貧賤獨何心哉志其大而已矣堯舜禹天下大聖也為天子天下大貴也有四海天下大富也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為堯舜為禹為其富貴已哉為其大而已矣走而為大者麟飛而為大者鳳介而為大者龜鱗而為大者龍人而為大者聖賢飛走鱗介有為大者以人而不為焉不亦禽獸之恥乎趙孟之所貴彼能大之亦能小之也自我而大者彼惡得而小哉大自人者小人大之一時大之君子不大也小人大之君子大之天下大之後世大之大自我也然後可以為大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然後亦可以為大也可大者獨先生㦲先生南歸道金陵諸君各為四韻詩以别謂余言余顧曰諸君自立其大者毋徒大先生予何言

福州府學重正諸書序

學盡其性止矣聖賢之學何為也盡其性止矣聖同天不亦大乎聖人盡人以天易以盡人心之陰陽詩以盡人心之性情書以盡人心之政事禮以盡人心之中樂以盡人心之和春秋以盡人心之名分凡以盡人之性

也教之至也伏羲肇之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繼之孔子成之凡以盡人之性也虞夏商周之盛也六經之教未備也人無不學學無不盡其性者尚行而已後世備矣聖讀而庸行尚言而已尚異同者工奇淫性無與焉尚羽翼者工訓詁性無與焉尚辯博者工記誦性無與焉尚文藻者工詞章尚利祿者工科舉性無與焉尚言以傳遠也迺不屬乎性焉其猶道水乎無本也遠乎哉遠乎哉孔子曰予欲無言懼人之離本也堯舜禹湯

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孔顔思孟周程朱許之為師不以言乎實諸中而華諸外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言之不經廢也可乎廢其廢何為其不可也廢莠以亂禾也廢紫以亂朱也廢鄭衛以亂雅也廢不經以亂道也何為其不可也古之學者一一故天今之學者二二故離一其二盡人以天也何為其不可也福州府學經史子集梓在焉御史涂公棐僉憲游公明太守吳公淵圖正其訛而傳之屬倫序之倫懼廢者之傳

而學者之亂也著其說于端使讀者知所尚焉

南豐文集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類藁宜興板行矣續藁外集世未有行者南靖楊君參來令南豐刻宜興板于縣學屬倫序之夫聖賢之學心乎道非心乎文也道成于已而文自顯也文人之學心乎文非心乎道也學文而因窺乎道也道成而文自顯者文與道爲一也因文而窺乎道者道與文爲二也道也

者天命之性本諸吾心散諸萬事其大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其小者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節其達諸家國天下尊卑貴賤相接之體制度文為之著其筆之於書以詒後世則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皆聖賢之文也聖賢非有心於文也道成而文自顯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軻氏沒而斯文不傳矣後數百年而得董仲舒焉得揚雄氏焉仲舒惑於災異未醇乎道揚雄失於黃老美新之文君子羞之其能與於斯

文乎揚雄氏没又數百年而後得韓愈氏焉道之大用亦庶乎矣然急於富貴而檢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而後得歐陽氏出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因其言以求其道亦未免乎韓氏之病也當是時也其徒倡而和之者眉山蘇氏臨川王氏南豐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說淫於老佛者有矣唯曾氏獨得其正而猶未得與於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韓愈歐陽之文非文王孔子之文也當是時也濂溪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橫

渠之張子三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門焉則其所立其如斯而已乎新安朱子所以與其文之正而惜其未見夫道之大原也於戲數子者之文率數百年而後得一人焉其心專而力勤終其身也而卒不得與於斯文者心乎文而非心乎道也昔孔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獨如愚之顔子莫有能及者非惟當時羣弟子莫能及而天下後世卒莫有能及者心乎道也孔子告顔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心乎道者

之所事也心乎文者有至有不至心乎道者無不至矣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心乎道者無不至也雖然曾氏之文不得與於文王孔子之文矣然亦豈非百世之士乎余三過南豐而問焉其世已無聞其祠已為蔬圃景泰間訓導汪倫立祠於讀書巖下主其祀者先生之叔父易持之後也楊君既梓其文復欲請于朝以祠之乎故成其志使聞先生之風而興者知求道於內也

羅濬淵父母挽歌詩序

哀死而歌之禮乎古未有也禮也哭日不歌望柩不歌適墓不歌鄰有喪舂不歌里有殯不巷歌歌以樂也斥苦以歌虞殯以歌蒿里薤露以歌歌以哀也歌之始也歌以樂哀非禮也歌以哀禮也古未有也哀死者人之情也凡血氣屬莫不有知有知則知哀其類鳥獸之類喪也回翔鳴號躑躅踟躕而後去情也情於人也至矣父子哀之兄弟哀之妻妾哀之鄰里鄉黨哀之無他情

之至也楚人死秦人則不哀之越人死燕人則不哀之無它情之不至也故曰知死者傷後世挽歌焉秦楚燕越之相哀也斯禮也亡矣予曰吾求也為吾親人曰吾應人求也為人之親天下其孰解之誠為親乎有道焉舜為親焉重華禹為親焉祇承孔子為親焉學周公孟子為親焉學孔子三聖一賢其為親也求諸內而已矣今曰為親忘其內而從乎外何也噫弊也久矣上舍濬渊甫倫同姓家萬安其父母卒有歌而哀之者謁余序

余不能止也解其言

鄉城胡氏族譜序

與日月爭光其忠簡公乎胡氏之族可無斯人乎公登第於建炎二年宋方南渡自是偏安一隅不能復振矣奸擅柄國力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金聞募本千金君臣奪氣不敢南牧者二十餘年中國可無斯人乎倫讀之未嘗不歛衽流涕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天理民彛不可泯也天下後世可無斯人乎公之先金陵人五季時

公霸者刺史吉州霸子勝家郡南之鄉城公其後八世也公仕終端明殿學士公之孫摫槩蔭公官終戶兵二部尚書自元符至咸淳二百年中公族先後解于鄉免于國學登于大廷者凡數十人他仕者又數十人胡氏之族其盛矣乎公忠節甲天下名聲流後世公其以也胡氏之盛乎公與朱子同時而使同道焉公之盛何如也使公之後人同道于公焉胡氏之盛又何如也倫弱冠時聞大官有附公後者人笑之曰可為忠簡而不為

乃為忠簡後乎倫開之曰人茍自為忠簡已哉孔孟可也茍不自為孔孟之後亦庸人而已矣狄青不附狄梁公守道不附文忠公夢煜不附忠簡公三公者卒自為立於後也郭崇韜何益哉胡氏舊譜公七世孫贛元撫州路照磨脩之公十世孫珦懼久而佚墜謀重脩焉請予序者珦子縉戊子貢士也志克紹先烈者詩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珦其以夫胡氏之後其以夫

昌先生挽詩序

正統壬戌倫十二齡矣有舉補弟子邑庠員者先夫人曰止禮義之地而尚利毋迺不可乎越已已倫授徒於里人梁某氏為郡學生來歸倫謁之梁紿曰郡學非縣比問舉主曰貢士王某也問贄儀曰舍菜畢舉果粟行酒也倫曰有是乎以告伯兄兄喜曰可往矣先夫人曰止其謾語哉兄不聽果謾語也激之者曰某游郡學某不游為群兒唾死必也兄憤然粥世業往某舉倫是夕捐一齋長曰汝師之齋長退倫謂某曰此謂誰氏先生

以為倫師乎明旦王某聞之吐舌曰予禍自此始矣乃去依曽淮氏以居淮吉水人居久之聞有譖撼倫者倫曰命也人其如命何或告先生先生曰有是人乎吾安之吾安之倫不知先生何如也異日言于教授曰必此人也其有成乎教授曰是故作喜雨詩者鄉言是也命蠲其征是歲庚午也頃之倫以母喪去學壬申服闋廬陵尹欲周之使其子共學焉先生故也梁德剛曰以汝而受有司之饋乎倫曰汝言合哉乃館于梁氏者五年

丙子貢於鄉壬午先生貢於應天府甲午倫丁外艱卧病倚廬夢至官府若郡治然倫登東樓聞先生樓下語雨止倫出先生入矣占夢曰先生其不起乎果不起是歲八月也又八年先生之子化以挽歌來速文或曰文可乎倫曰方衆棄而與之是亦先生之德也子曰以德報德何為其不可也乃序之使志于道者知不可辱身於學校而志於治者知學校之政不可廢也

水西魚氏復姓序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獨人乎哉草木鳥獸之類皆然也螟蛉之似我形聲之似也其本則非也花木之相接枝葉之似也其本則非也本之一者天也歧而二之者人也以人而二乎天悖理傷化莫大焉今夫父祖子孫一氣也所貴於有後者非以遺體所屬乎其為子孫者尸而祝之於廟墦而祭之於野不忘其本也廬陵之歐陽皆祖六一巽翁獨曰吾祖非六一若祖六一是無吾祖矣夫冒同姓之祖君子且以為無其祖況冒它姓之

祖乎水西魚氏望儷世族其彦曰旦初曰循理謁倫請曰吾姓非曽吾祖非元裕吾本姓魚氏宋司馬子魚之後世吉水之魚梁初祖名天霽子九人唐末五代時並知州事世所謂九子十知州者也其第五子曰孝緒知表州懼世多難乃易魚下加日而姓曽辟地于今里去今五百餘載里中三尺童子皆知水西之曽本魚梁之魚也舊譜襲久而不革祖元裕而上泝子輿温陵之公亮南豐之子固皆旁援以為族吾心恥之欲復姓於魚

何如倫喟然嘆曰此春秋之義也昔魯襄公時莒以子鄫為後春秋書曰莒人滅鄫以其本之二也古之人有王潔氏者辟難而詭姓毛謂其子曰毛非吾姓結非吾名乃復姓於王有馬世榮者辟亂而姓葉死且囑其子曰吾馬氏也不得已而更今姓汝後幸正之吾死目亦瞑矣至其孫晉而復姓於馬晉牛金之子亦因逃患而改為牢又改為奈奈氏名點者乃請于朝而復姓牛此三氏者君子之倫至今與之以其知本之一也然或復

於其身或復於其子若孫旦初是舉獨復於數百年之後視三氏者不尤偉乎是故孔子之所與也倫願學孔子者故序而著之使冒姓忘本有聞旦初之風而興者是亦民彝之一助也

壽丁氏節婦姑孺人八十序

丁節婦孺人姓羅氏宋忠臣武岡公正甫之曾孫明靜菴處士永濟之季女一峯居士羅倫之從姑也孺人淑質天成畧涉書史靜菴公愛之命以潔名朝夕曰顧女

名女職遂矣選壻得丁恒信氏丁故大家從父子堅為御史以才稱丁氏咸曰配宜如羅氏者及笄歸門内咸宜未五年而恒信卒且訣曰女能養吾祖母養吾母乎吾且死目瞑矣孺人泣曰諾恒信卒二姑煢煢在室孺人順適色愉滿容媪御皆喜長老交賀二姑考終兩附謹厚承祀孔時賓履塞戶罔覺薄厚或以他意幾風之者孺人曰制於天者命制於我者義吾知有義命而已不知其它貞聲懿望鼓闢遠邇有司以聞有詔旌之四

方萬衆一口曰賢哉丁節婦乎為父母者訓其女為夫
者勑其妻莫不願其有節婦之行也為女為妻者莫不
願有節婦之行在其身也於戲仁也者人之心也人所
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心也為臣而忠為子而孝為
婦而貞皆不失人之心者也天柱立而地維固皇極之
大化茲乎藉矣女子之行丈夫或未之能也烏可少哉
成化甲午冬十月後望四日偪孺人之誕生上距洪武
乙亥八十年矣孔子曰仁者壽於此乎徵族從各為歌

詩四韻倫拆為之序云

天寶劉氏族譜序

庶矣劉氏清江劉名天下三先生以馮熈寧中公是公非文學丕顯其友則司馬公南渡後静春子澄繼之其友則朱文公天寶劉氏於三先生同出太保式式仕唐附宋聚書墨莊貽休後人文公記之芳潤翰苑宋光宗時墨莊後曰宗實仕新昌巡檢爰宅天寶士元其後也以族世蔓遥簡帙重大别清泉為前譜天寶為後譜志

承考也枉史王樂用曰某曰以三先生僥惠教於先生
毋辭夫睦族之道譜其文也盍反其本而已祖父之心
在我後人吾之心一也彼私自也視兄之子不猶吾之
子矣自吾父視之有異乎從父之兄弟自大父視之從
祖之兄弟自曾大父視之至無服之兄弟自初祖視之
有異乎服有隆殺世有遠近勢也情無親疏乃祖父之
心也勢吾無如之何矣情不盡乎奈何孝弟之心油然
生矣貧賤收之患難恤之死喪賻之凡以盡吾情也世

之位都卿相富連阡陌樂餘其身留遺其子孫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挈壺去為溝中瘠者何限何惑之甚歟弗思耳夫所欲莫甚於生目欲留其明時而皆耳欲留其聰時而聵身欲留其存時而去況外物乎君家之壘莊非有膏腴之沃金玉之玩牙籤錦軸揚為飛塵化為烈燼幾聚而幾散矣況他物乎聚必有散隆必有替治必有亂盈必有虧天之道也天地鬼神且不能違況於人乎惟善保其生者可以引年善保其國者可以永

命善保其族者可以世世家士元欲世其家乎亦善保其族而已矣即墨莊以立義莊所謂耕道而熟仁者於此乎在此保族之道也斯言也吾聞於三先生三先生聞於二公二公聞於周孔周孔聞於堯舜堯舜聞於乾坤

三禮考註序

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夫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為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為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

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制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序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

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壁
彦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為已作以公支言叙録考之
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
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老長言文正晚年於此
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没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為之而
未就今此書增入禮義率混淆無别決非當所為豈壁
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
食大夫義叙録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

出戴記敘録成於叅年此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
言之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註所取經
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
義等取諸小戴者纂言悉寘不録今此書增入若服義
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
舍矛盾特甚凡敘録所載若冠義婚義等篇編註精審
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
者綜彙混淆註釋粗畧悉取陳氏集説中語割裂而補

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其以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為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沒授其意於孫當其謂是歟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

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為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脩張廷祥廷祥得於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畀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讐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闕其亦然也倫時卧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註疏

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恐不無訛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監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

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壽宗凡紀正五十序

羅豫章出也自豫章徃湖西者二十有二世矣八世祖八十四宣義聖卿府君有五男子皆字曰德凡紀正倫曓正皆二十四宣義德誠府君出也嗚羅氏者五德羣從子姓舉於漕司於浙於湖南於胄監餘三十舉大比無虛歲東軒曾御史遺江淮制幹靜觀公書曰名宗鼎盛花樹之韋棡木之韓不能過也科第云哉水心松野

餘頑滄洲數君子者孫忠亮節宏才碩學抗胄馬友夷光而望張許科第云哉倫在髫齡大父朝夕曰汝毋忝前聞人倫受教惟謹乃學詩學春秋兄曰汝姑舍所學而從我乃學伏生書時貧甚艱得書取兄策易讀之已已游郡庠昔淵明之出也為饑之所驅為倫之驅者獨饑已哉予去而兄業醫矣以醫儒近也庚午罹內艱癸酉唾紅兄視曰內熱有餘也下藥氷之七年而後愈丙子貢於鄉庚辰病兄視曰內不足也藥過矣易上藥實

之寅入酉回自秋徂春雨雪交集視窓隙微明戸外履濕濕聲皃至矣當是時也衣無裼裘食無鮮羞貴無趙孟可矣皃不可無也皃之治倫非有華陀之神扁鵲之巧也病至攻邪氣退則護元氣二道而已使天下之醫皆吾皃天下之病者皆遇吾皃天下之為皃而待其弟者皆吾皃則可以盡年可以保命可以睦族而好同氣矣良士之醫已良相之醫國知是道乎克己禦寇攻吾邪也養性保民護吾元也則可以壽吾道可以福吾民

矣兄初度五十浮壽有限而真壽無窮倫以兄之醫吾者醫吾兄吾兄壽矣式克詒我後人窮則壽吾道達則壽吾民以不佚前人光且以詒天下之為醫天下之為士天下之為相者

番禺李氏族譜序

李之先南雄保昌人邵琰父子登宋進士第琰生朝儀大夫緝緝生承奉大夫仙之始遷番禺仙之生安撫助教擧擧二子天棐龍圖待制生吏部侍郎昴英文溪忠

簡公也天亮生德慶府尉冑英英生國史編教仲實實生以寧寧生徽州經歷昌昌生禧孫孫生禎禎字德孚已卯鄉薦由成均銓天曹陳公甫倡道東南何時舉林緝熙輩左右之德孚聞風脫屣霞外君子題之閭託序其譜倫謂德孚曰脩譜立族之大本脩身立天下之大本譜不脩也無以紹其先身不脩也不辱其先乎自宗法廢而譜學興矣明其本之自出所以尊尊也別其支之由分所以親親也尊尊親親之道盡而族之大本立

矣譜先人之遺跡無脩且不可而況於遺體乎脩身之道李氏之先忠簡得之崔菊坡文辭雋偉功名超逴初平得之濂溪隱中得之豫章冰壺秋月瑩徹無瑕則又度越於功業文章之外者此德孚所宜知也初平聞濂溪語二年而有得德孚於公甫八年於此矣公甫之所告德孚之所聞豈外濂溪乎靜閱圖書光霽襟懷洒然在目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又曰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人之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此德

乎所宜知也此道不聞七葉珥貂三世列戟猶不足以大其族焉有扵洙榮乎昔在聖門由路數子皆志諸侯獨漆雕開曽點已見大意夫子説而與之其意可見矣此脩身之大本也張子曰子孫才族將大德乎質扵公甫以吾言為何如

送陳僉事夢祥歸番禺序

後世茍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
詘於一夫而信於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於天下後
世哉而天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
之公不可解於心也葢嘗觀於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
人者陰之柔剛常正柔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常公柔
常私剛常大柔常小剛進柔退則成泰而天下蒙其福
柔進剛退則成否而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

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君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强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辟讒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吕刑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僉憲以之虞廷之剛登之配天後世之剛擠之落穽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惟恐其不衰何獨異於是哉埋輪都亭請劍尚方幸今世無斯人有

之待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以是畏天命而悲人窮矣

先是侍郎廓公廵視江右諺書連幅公曰夢祥為男子吾乃為婦人欲驅一世男子盡為婦人奈何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常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宫室之美為之萬世同流夢祥故吾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於後世也或曰僉憲大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子乃與之何也蘇子曰士患其不剛當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

也愈憲歸矣以直養而無害吾見塞于天地之間

送三峯歸南海序

南海之溪有三峯焉蟠踞廣博意氣端重色如頳玉者兩峯也風骨巉巖氣度軒豁如神人異僧使人望而敬之者南峯也娟好靚秀如素女靜姝遠之可愛而近之不可狎者東峯也烟消霞斂風清日明陰陽和暢萬景嫵媚眉睫間一接佳氣則精爽飛動神情怡悅及夫雲霧歘起雷電晦明則神没鬼出駭目驚心倐忽萬狀此

三峯之所同也兩峯在東良容君彦昭有之南峯在玉樓之西易君德元有之東峯在魁江之上陳君秉常有之三峯之外在番禺者何氏有矩峯在東莞者林氏有熙峯三峰髙之白雲九曜石鼓大奚諸山皆俛伏其下不敢抗視五峰脈脊皆自崑崙崑崙在白沙南世傳頼川白龍所宫天下文明則見海南諸山崑崙最髙蒙泉潤澤可被千里屯雲膚寸可雨天下與羅浮相望羣峯列峀層巒疊巘凡出崑崙者皆磊落竒詭特異衆觀雖

跨州超邑横河絶海而端嚴拱抱尊面崑崙如弟子之服先師無違背者武夷之西雲谷之東蔡氏有九峯胡氏有五峯成二山之偉觀此五峯者不亦重白沙崑崙之偉觀乎客有好奇者曰子知南海之崑崙矣知西海之崑崙乎吾能言之其大蟠天地其髙蔽日月閬風之苑玄圃之墟宫天帝而館神人其入中國者北紀則嵩華恒岱南紀則岷峨衡廬小天下塊三山杯五湖者皆崑崙之支脈為之也子欲盡天下之大觀吾與子其俱

往三峯主人同聲曰諾吾將由南海之崑崙陟西海之崑崙矣遂仗劍長歌浩然而往

碧梧丹鳳圖序

皇帝臨天下有六年制若曰朝廷正而天下治善人多也善人之多師道立也汝左右子輔其簡在位學有典則往師俊造以媚朕志於是姑蘇夏公正夫以禮部郎中遷江西憲副敬學事也三載考最於天官憲臺羣公繪碧梧丹鳳圖以象之合詠歌以美之命湖西羅倫序

之倫曰鳳聖德也揭義而挾禮負仁而入信履文而繁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在治若鳳鳳為聖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皐夔稷契髙崗之鳳凰也鳳以致鳳鳳之至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子盖子鳳而賢或老於曲肱或困於陋巷或卒於游說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於其名不於其實或以鶡鵲為鳳或以野鳥為鸞

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雄欲鳳漢而棲于新室通欲鳳隋而儀于隋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雖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候鳳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羣鳳之郊藪也濂溪之周氏草廬之吳氏象山之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宣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則人心不死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

聲相應一鳳鳴而衆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俟其以德為首以仁為心以信為負以禮為履以武為繫引吭振羽而一鳴焉則羣鳳隨之舜文之端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也

蕭冰厓詩集序

詩非為傳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若三百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田夫閨婦之口而其辭義之與音節之正皆可以被於弦歌

而爲法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盖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閨門而達於邦國由朝廷而下於閭巷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體和其聲音而發於文章有不自知其如此之盛也王迹既熄風雅道喪宏材碩士句攻字琢用意非不精用力非不勤卒無異空花眩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以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豪傑之士間生其中亦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愾陶彭澤之沖

澹皆本乎性情之真庶乎禮義之正關於民彝物則之大視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宋氏有國三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德之懿上承孔孟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而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語也若泳厓蕭公亦其一人矣公諱立之寧都蕭田人登進士科仕至通守遭世搶攘未及上迺自放於詩當

其意到堀若觀岳馬嬌若凌雲鶴媚若春圃之桃李蒼
若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南渡以後之
髙品也公詩宗江西派澗泉趙公章泉韓公雅愛澗谷
羅公公為澗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時以道德鳴者
草廬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廬又見
知於疊山則其人可知矣公子士贇註李太白詩今行
於世公集舊板燬於兵嗣孫儀鳳繼顯前開欲重壽諸
梓竊其序於予予嘗病科舉之業詞賦之工害天下之

學術欲變之而未能乃為公序而傳之何也喜其近於本不為無益之空言也

嶺南王氏族譜序

人之於身無所不愛也痛則抑之癢則搔之無尺寸之膚不愛焉有尺寸之膚不愛則疾痛疴癢不知為痿痺為廢痼矣所謂不仁也夫子若孫吾身之所出也寒焉衣之饑焉食之疾痛焉憂之無所不用其愛也視子孫之身猶視吾之身仁有甚於此乎自夫一人之身化為

千萬人之身則貪心萌焉爭心起焉相視如秦越相挺如仇敵鬩於牆擠於溝而不恤矣昔一人之身今何忍至此也先王於是制宗法以統之所以廣仁也大宗統百世百世宗之小宗統五世五世宗之凡受命於宗子有無相通患難相恤禮俗相交雖千萬人之身猶一人之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先王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天之生物也由本而榦由榦而枝由枝而葉祖猶本也大宗猶榦也小宗猶枝也小宗之羣弟猶衆枝葉也有

本而無幹枝葉何所麗乎三代之後宗法廢矣由是天下無世家朝廷無善治鄉黨無善俗今日之人心夫豈異於三代之人心哉教之無其道統之無其法耳是豈獨小人之罪君子與有責焉嶺南王氏吾郡大姓也其先有國英者自臨川徙於恩江國英之後文質文潤自恩江徙於嶺南恩江之族有諱鎬者以詩鳴於宋嶺南之族國初以來仕至御史者二人起居注一人郡博縣教六人州佐縣令若干人於戲宗法廢而門第之說起

矣族之有貴而有賤家之有富而有貧人之有賢而有愚譬諸身焉有生而有死以富貴而大其族者豈可常哉大而可常莫若行先王之法也先王之法行於家則一家仁矣行於族則一族仁矣行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無有不仁者矣天下者家族之積也張子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王氏行之於其族則它日行之天下者自此而始也門人王斆請叙故書以貽之

一峯文集卷二